

曲 扬 著

计划行动



春风文艺出版社

P

曲 扬 著

计划行动

P JIHUA
XINGDONG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曲 扬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P 计划行动/曲扬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313-3403-3

I. P… II. 曲…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9147 号

P 计划行动

责任编辑 王维良

责任校对 何 丽

装帧设计 冯少玲

幅面尺寸 170mm×250mm

字 数 352 千字

印 张 18.75

插 页 2

印 数 1—10 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403-3

定价: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3812199

第一章 开头	001
第二章 铁子计划	004
第三章 P 计划	017
第四章 正面人物	040
第五章 官场恐惧症	051
第六章 捉奸大 Party	059
第七章 便衣神探	078
第八章 倒霉的骨灰盒	090
第九章 白加黑行动	099
第十章 咋老跟骨灰盒过不去	114
第十一章 很复杂	145
第十二章 浪漫又危险	161
第十三章 风在雨前	198
第十四章 雨和屎都来了	227
第十五章 完美决战	260
第十六章 结尾	275

我的本意是想讲一个让您从头笑到尾的故事。

第一章

DIYIZHANG

开 头

春节前的这天晚上雪很大，天冷得嘎嘣嘎嘣的。

这天是农历四九的第二天，老辈人讲话儿，三九四九冻死老狗——老狗都能冻死，那天得多冷。

天一擦黑儿，城里桂竹苑一带就不见有啥人了。眼下正值年关，往年的这个时候、这个钟点，送礼的孙子们正扎着堆儿地奔这里来赶活儿呢。这儿是整个西六沟市最讲究的小区，因其最讲究，孙子们的最终目的地理所当然在这里。

今天雪忒大，孙子们的出勤率不高。

“孙子”这说法似有不敬，不过大概不会有人挑礼——为生存，谁没当过和装过孙子呢，包括我和你。说黄河水，向东流，哪个英雄不发愁。长城砖，往西掇，不装孙子准招祸。孙子不下贱，不会当和装不像的那才惨。

九点钟的时候，桂竹苑里那二十三层的高级公寓下面，风雪迷茫之中踽踽而来一位背包落伞的老者。

这老者不是一般人，桂竹苑的人都叫他桂竹大侠。

通常大侠们都有些私密的名堂，桂竹大侠的名堂如下：

常规装备——两只化肥编织袋。

独门兵器——双齿垃圾钩（带三尺木柄）。

生存必杀技——沉默。

这瘦高的大侠留着一副惊世骇俗的花白长髯，没人知道他来自哪里又将去往何方。他肯定不是哑巴，但对所有的询问——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的——均只报以节奏极缓的摇头。

他几年前就相中了桂竹苑这块宝地，当即入住其中的一个阳台下。保安们好像不太喜欢他，他因此常遭动迁。大侠执著，屡迁屡归。

没人见过他乞讨，他以何为生呢？公寓的观察家们经过仔细观察之后发现了门道，也因此而明白了大侠为啥不愿迁出。

大侠每天半夜和凌晨两次巡视苑内的垃圾桶、楼门口及窗下，两趟下来编织袋基本上也就满了。那袋子里都装了些啥玩意儿，观察家们最清楚，连他们自己“处理”的东西都在那里面呢。赶上逢年过节，大侠须得增备三个大袋子才应付得来。

处理的就是那些败家孙子们送来的鲜货活货。不处理不行，放臭了影响环境不说，还很浪费嘛。

处理的并不是全部。“茅”呀“中”啥的留足备用的后，余下的已由小舅子小姨子拿到马路对面的烟酒一条街去卖掉了。货真价实，批发价。这烟酒一条街生意贼拉旺，想送烟酒的孙子可尽管放心地到这儿来买。货真价实，零售价。

观察家们也就因此而恍然大悟为啥保安和清扫员们视大侠为仇讎了——他断了人家的财路了。怪不得。

当下，这位回迁户顶着风雪走进了他的家。

曾经的和今夜的家有一米高零点九米宽，长度足有二点四米；坐北朝南，正房；北倚楼基，南朝草坪，白天有很好的采光；东西有现成的砖垛遮挡风雪。因有奢侈的大口径暖气管子在阳台下通过，故只要把南面用纸壳子稍加遮蔽，“室”内的温度便可保持在十八摄氏度以上——建设部规定的标准。

大侠将行李（两个化肥编织袋、一捆纸壳子而已）放入温暖的家，然后从其中的一个编织袋里拿出一把小笤帚，将家里上上下下仔细清扫了一遍。

大侠伏下身体，将那两个倒空了的编织袋平铺在水泥地面上，之后脱下那件补丁摺补丁的黑棉大衣铺上去。回过身，展开那捆纸壳子——国产名牌“夏华彩电、三十二英寸”——立起来，正好堵住房子的正面。再回身，拿起一只印有唐老鸭图案的轿车头枕——纯洋货——拍一拍，摆在了那黑棉大衣的领子上。

家的第一功能“住”，便这样完成了。

做完了这些，大侠并没有立马躺上去鼾睡。他若有所思了一会儿，然后推开纸壳门，爬出了装修一新的家。

有时候，命运会因“若有所思”而改变。

大侠出得门来，在雪地里舒展了几下筋骨，然后仰头望天。

但见穹庐之下玉屑飞舞，茫茫宇宙已被雪雾搅和得混沌不清。

“瑞雪兆丰年呀！”六个感情充沛的中国字分明从大侠的嘴里喊出来。很生涩，山区口音。

这句普祝天下的颂词一定是魔咒。丰年果真到了，但见天上真就飘飘洒洒地下起了钱雨！

千真万确。不过不是人民币。

大侠惊得张大了嘴巴，任凭雪花一个劲儿地往喉咙眼里灌。

千真万确的票子无声地落在大侠家附近，四周仍然静悄悄的。到钱雨止住的时候，雪地上已是绿莹莹的一片了。

大侠终于醒过腔来，他摩挲掉脸上的雪花和脑门儿上落的一张票子，节奏依旧极缓地去捡那些钱。

足足三大捧。绿色的纸票，比人民币略小，也不如人民币硬实，面额都是“100”。大侠坐在床上一张张地把它们捋齐，数了两遍，共一百九十九张。

做完了这些，大侠重又出了屋，抬头往上望。

不是望是否还能再下钱，他是在判断这钱是从哪层落下来的。

这楼上几乎啥东西都落下过，大侠已能从它们冲击的力度和摔碎的程度判断出它们来自于哪一层。

可这楼上唯独没落下过钱。

就在这时，又有一件什物从天而降了。

啪的一声，那什物砸在大侠的鼻梁子上并随即牢牢地贴在那里。

这一次，他准确地判断出这什物来自于十二层之上十四层之下。

不用取下来他就知道这什物他见识过。这是一只刚刚完成了使命的安全套。

大侠把它拎下来，扔给了旁边看热闹的那只耗子。

视满地票子如粪土的小耗子竟对那什物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叼着它一溜烟地跑没了影。

若没有大侠那若有所思，从天而降的好运将极有可能被小区那几个下三烂的保安得到。

咳，本故事竟是这么开头的。

你一定觉得这第一个出场的人物也太那个了。请别着急，再往下，风流人物、英雄人物已一个个等得摩拳擦掌，只待一声锣响，便要争先恐后地出场亮相。

第二章

铁子计划

上一章说到一百九十九张绿票子从天而降，被桂竹大侠给捡了去。那么，有没有人想到，大面额票子通常以整数出现，是不是有二百张票子落了下来，而其中的一张被谁给吃了回扣啦？

没错，的确是有一张票子不见了。

在钱雨下起来之后一直到有什物落在大侠的鼻梁子上的这段时间内，那张迷失了的票子一直贴在一个肌肉发达的屁股上。

当时屁股的主人正在十三层某个卧室里挥汗如雨地干大活儿，那张绿票子顺着半开的窗户飞进来贴在了他那汗漉漉的左屁股蛋儿上。他只顾忙，没察觉屁股上有财。待忙活完，起身把用过的什物扔出窗子时，才发现有人把酬金贴在了他的屁股上。

屁股的主人叫郑山浩，他身下那女人叫范淑仪。

现在你领教桂竹大侠的神测了吧，十三层，正在他的测算之内。

我们还可以如此而无师自通地推断出，那些钱来自于十三层之上、云彩之下。

郑山浩有一个响当当的外号，叫做郑三炮儿，简称三炮儿。

请注意，风流人物已经出场了。

三炮儿这外号响亮，主人很爱听。谁要是找他办事儿，喊一声“三炮儿”比递上根软玉溪都好使。若有谁正儿八经地喊他“郑山浩”，他倒会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你看半天，心说你他妈的是不是想玩我。

“郑三炮儿”这外号颇有些来历，目前有三个版本流传最广，且听在下一道来。

第一个版本来自于郑氏家族。说是山浩今年三十岁，其外号也有三十年的历史，即小山浩从降生的时候起便有了三炮儿这个外号。

山浩的老家在黑龙江小兴安岭深处的老林子里，他爹是个长着连腮胡子的伐木工。他下生的第二天，老子扒拉开包着他的小棉被，再扒拉了一下他那天生便异常壮伟的小鸡鸡，仰天大笑曰：“哈，没错，小钢炮儿似的，是我的种儿！”

自打这次别开生面的出厂质量检验之后，老子便对这个独生子喜欢得不得了，含在嘴里都怕化喽。为啥？就为那争气的小鸡鸡。老子曾私下里当他妈说过，这小子，像我，像个老爷们儿！在老子眼里，“老爷们儿”之第一和唯一的标准便是那家什要应当。当时他妈杵了男人一拳，骂，还翘个脸说呢，像你，像你都坑苦人啦，棒槌！

噢，对了，那连腮胡子的老子外号就叫棒槌。

棒槌，那可是垫着青石板捶衣服的物件，硬得邪乎。由此，你可以想象以棒槌为外号的山浩他爹有多么生猛。有据可查，山浩他娘婚后三天回门子的时候，上下炕均是由小姑子搀着完成动作的。

然而棒槌毕竟是木质的。由此，你便更可以想象山浩那钢质的家什是多么的青出于蓝！

由此，排行老三且由一代枭雄棒槌老爸钦定为“钢炮儿”等级的山浩便有了一个威震山林继往开来的外号——三炮儿。

第二个版本，来自于山浩小学时的同学。

在牡丹江一带，即便是在《林海雪原》惨遭封杀的年月，要是哪个孩子不能说出几个书里的英雄或土匪的名号，那可就大大地没面子了。郑三炮儿是书中的一个道行远高于座山雕的土匪头子，据书外史料记载，一代侦察英雄杨子荣就死在这犊子的盒子炮下。起外号当然都得往反面人物身上靠，郑山浩的谐音正是郑三炮儿，想溜都溜不掉。于是，山浩同学在十岁之前便有了这个匪首的外号。算起来，咋说也有个二十多年啦。

据说当初“山浩”这个名字还是他爹请当地一个很有名的老学究给起的，报酬为两瓶榆树大曲。那学究的本意大概是希望他的胸襟能像大山一般浩荡。可惜，这伟大的寓意竟然一不小心成了一个土匪外号的谐音。

第三个版本就很有现代感和传奇色彩了。此版本发轫和滥觞于山浩的众色友之间，后经实践之检验并经受惠者之广为传诵，终于在近十年间形成了滔滔江水般声势浩大的跨行业、跨领域的广泛认同。

咋回事儿？听好：

三炮儿者，逢赛必打满三局之意。明白了吧。

山浩的前妻可以为此说作证。那媳妇是小钢炮儿的受惠者和受害者——咋说呢，这么说吧，饺子好吃吧，让你天天吃顿顿吃、加班加点地吃，你要是能坚持吃上一年，我立马冲你磕仨响头。他那媳妇不堪天天顿顿加班加点地吃饺子，一年后挺不住和他离了。

关于三炮儿的来历介绍完毕。不管你怎样认为，笔者觉得三个版本均可信。

下面该介绍一下三炮儿的生活工作和战斗之简历以及眼下的境况了。

三炮儿十二岁时被老叔接到了西六沟市。老叔没孩子，小兴安岭那几年又闹瘟疫（估计是禽流感之类），棒槌怕这根独苗给瘟着喽，便忍痛让他老叔给接走了。

三炮儿同志十八岁在西六沟市参军，其间手中的钢枪和胯下的钢炮一起练，直练到上下武器均能得心应手，百步穿杨弹无虚发。直练到第一年便被团里评为射击标兵，直练到第二年便因把驻地附近的一个女高中生和一个寡妇同时搞大了肚子而惨遭处分。要不是老团长念及老乡的分上高抬贵手，他肯定早就给发配回老家伐木头去了。转业时还是那位团长够意思，找人把他分在了西六沟市环保局，先管食堂再当司机，先开大头宝后开小轿子。也算是一路平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相貌？一个字，帅。浓眉大眼四方大脸外加青幽幽的连腮胡子，搁在哪个朝代都算得上是个标准的美男子。

身板？一个字，猛。那一米八几的个头儿，那扎煞着的膀子，整个一个中国版的岩石强森。只不过人家比强森要牛得多，强森的肌肉块是练出来的，三炮儿的却纯是从棒槌老爸那儿遗传来的。

他开一辆跑了四十多万公里的破红旗，服务对象是常务副局长程添。

程添在市环保局九位副局长之中最德高望重且最说了算。

官场中有一套嗑，说是“三十冒尖儿，四十当官儿，五十打蔫儿，六十靠边儿，七十冒烟儿”。五十七岁的程添虽距冒烟儿的日子还差很多，但离靠边儿却只剩下三年了。即便这样，老人家从未现出过打蔫儿之态，整天夹个大包又是调查研究又是发布指示。他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竖轴，龙飞凤舞地写着老牛奋蹄啥的。

三炮儿和程添的关系处得铁，平时说话也随便。车太破了，三炮儿多次向程添建言：“程局，你看看市里的几个大局，哪有常务副局长坐这种破车的？连各县区的小局长们都广本帕萨特啥的啦，你整个同样标准的总不算过分吧。咱局里又不是没有钱，跟大局长说说，就一句话的事儿。”

“好好开你的车，别耍贫嘴！”这种时候程添便会这般正色地呵斥他。

程添脾气好，有修养，就因这两条，老爷子年年考核都得满票。

三炮儿脾气更好。说良心话，三炮儿除了那个方面太那个，在单位，还真算是个不错的司机。不抽烟不喝酒，又会来事儿，活儿还好（指驾驶技术，别往歪想），尤其有两条最难能可贵：一是不上眼皮，局里上至普通科员下至打更做饭的，谁要有事吱一声，人家奔儿都不打立马就出发，若是能再喊他一声三炮儿，那出发的速度会更快；二是从来不吃窝边草，在环保局十多年了，仰慕其大名而投怀送抱者不少（具体数目保密，但其中肯定包括一位姓×的已经调走了的女副局长），三炮儿从来都退避三舍、敬而远之。是故，三炮儿同志在市环保局辛勤工作十余年，其间虽在外面风流无边，但在窝儿里面却从未出过一桩绯闻。

有原则。

好脾气的领导加上好脾气的司机，这样的上下级关系没个不和谐。

雪后初晴，三炮儿开车送程添去市委开会。路上三炮儿又磨叽：“程局，其实换车对我这车喝子来说有啥好处？哪个司机不爱开旧车？俗话说哗啦一响黄金万两嘛——”自觉语失，赶紧闭了臭嘴。

程添今天的心情和天气一样好，他没像以往那样呵斥三炮儿，而是笑呵呵地说：“你小子别跟我画弧，你那点小六九我心里明镜似的。说，是不是哪个小铁子想开新车了？”

“别价，领导，我这可全是为了您呀！”

“你想说丹心可鉴是不？别扯啦，告诉你吧，我已经决定了，明天就找何局长说去，争取买那个什么来着？对了，凯美瑞。”

一听这话，三炮儿高兴得一拍方向盘，叫声“耶”！

有两个铁子刚办了车票，整天吵吵着要练车呢，并且齐齐地声明最喜欢新下线的丰田凯美瑞。

“您真英明果断！想开了吧？现在要是不抓紧享受，等过几年退了，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又说走嘴了，赶紧闭上吧。

程添并不计较，还扑哧一下笑了，说：“胡说八道。”

程添进去开会，三炮儿在车里给铁子甲打电话：“嘿，特大喜讯，马上要换新车啦，你最喜欢的。行，要是春节前车能提出来，咱俩就去哈尔滨过年。没事儿，我们局长从来不在业余时间用车。”

电话刚合上，铁子戊的电话打进来了：“哎，你这个月的电话费我给你存

了三百，够不？还有，今天我在东六沟华联给你买了件羊绒衫，挺好看的，晚上带过去，等我啊！”

臭娘儿们，别累死你！三炮儿一边美滋滋地骂一边合上手机。刚一合上又响了。是短信，翻开看吧，两条，分别是铁子庚和铁子辛发来的。铁子庚这骚货的又是黄色的，很牙碜。铁子辛的倒很有点情调——“天神把雪花释放，是让您把烦恼遗忘。寒风把窗户关上，是让您把温馨荡漾。我把祝福问候送上，是让您的来年更顺畅。祝春节快乐。”若是原创的，则辛的学问一定不低。

“小样儿，还寒风把窗户关上，那是怕我把屁股给闪着。不过要是真关上了，那张钱可就贴不进来了。咳，都是他妈闲的！”三炮儿边骂边给这二位回短信。每天，处理类似的电话和短信要花去他很多宝贵时间。虽然他最近由于心情不好已经淡出江湖，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些大小娘儿们缠着他不放不说，新粉丝们试探性的邀请也越发密集。

短信没发完电话又响，一看，号码有些陌生，便没马上接。咳，当名人也挺烦的。

那电话却不知趣地响个没完，三炮儿只得接了。

靠，原来是毛蛋儿这王八蛋。

“熊色，我听着咋不是人动静呢，原来是你这个圆东西！这是哪儿的电话？咋的，又换单位啦？技术监督处那活儿不是挺好吗？不是我说你，要总这么个混法，用不了几天你就得混回家里去！”

毛蛋儿是他小学同学，死党。教训这个浑蛋三炮儿可从来都用不着写稿。

电话那头毛蛋儿的语气十二分的沮丧，“三哥息怒，咳，兄弟我这回八成是真的要完蛋啦。”毛蛋儿比三炮儿小一岁，哥们儿从来都是毕恭毕敬地称三炮儿为三哥的。

“快说，犯哪儿啦？偷还是嫖？”

“偷呗。这年头嫖还算事儿呀。”

“别贫嘴，到底咋回事儿？”

“咳，电话里就不细说了。我这是在厂子门卫打的电话，我们俩现在调到锅炉房来烧锅炉了，那儿没电话。对了，铁头不让我告诉你。”

“咋的，铁头和你一起犯事儿啦？咳，你们俩呀，咋总叫我不省心呢！”

铁头是三炮儿的另一死党。

电话里毛蛋儿还想磨叨，三炮儿却瞧见程添从大楼里出来了。咦？今天这会咋开得这么利索？新鲜。

“好了，别啰唆啦，晚上去我家，到时候再唠吧。”

三炮儿赶忙关了机。这是职业道德，领导在车上的时候绝对不能开机，不然电话响了接还是不接？不接吧，咿咿呀呀地响个没完，领导听着心烦。接吧，影响驾驶安全不说，车里就那么点空间，你嗯哪啊呀地白话，后边的领导能舒坦？更何况，他的电话还多是极私密的内容。

“这俩浑蛋，真不让人省心！”一边心里骂着，一边给程添开车门。

“程局，今儿个这会咋这么快就开完啦？我看还是人家市委，说转变会风立马就见效，不像政府，一开会就没完没了的。”

后边程添没应声。三炮儿以为老爷子乏了，没往心里去。其实他没注意，刚才上车时老爷子的脸色已和早晨大大地不同了。

车在下坡时打了一下滑，三炮儿赶忙又往买车上扯：“你看，咱这车的ABS真是不行了，路面光一点就打滑，要是换了新车——”

这句话还没说完，后面的发话了：“好好开你的车！换车换车，你就知道换车，这车马上就要换人了你知道不？”

得，就这一句话，把个三炮儿吓得是目瞪口呆。咋？咋？车咋还要换人呢？莫非局里要把我给换喽？

他赶紧回头看了一眼老爷子的脸，发现那脸已经变成茄子皮色了。

“我——”三炮儿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心里扑通扑通直跳，脑子里闪电般地搜索着近期都有哪些举止得罪了领导。

“完了，完了。”他算计着司机这个饭碗一丢我三炮儿还不就是一个狗鸡巴不是的臭工人？最要命的是没了交通工具，以后再大街小巷地蹓摸腥味可就不那么方便啦。

唉，真是要失去时方懂得珍贵。

他忽然间鼻子一酸，心说，想我三炮儿风里来雨里走十几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你们当官的咋能说把我拿下就拿下？

心里这么想却不敢说出来，一直到车子回到了环保局，三炮儿除了鼻子一阵阵发酸，心里一阵阵瓦凉，愣是没掂量出一句合适的话来。

程老爷子一声不响夹着大皮包上楼去了，一头晌没出门。这期间憋屈得就差没失声痛哭的三炮儿忍不住向市委办的人打听了一下早晨那会议的内容，这打听不知道，一打听可乐了一大跳。

原来，早晨那会议的主要内容就一个：全市凡年满五十七岁的副县级干部统统靠边儿回家，或曰一刀切。程添是替一把手何志高去开的会，老爷子咋也没想到由他亲自领回了这道圣旨。

过完春节他便到达那光荣的五十七岁寿辰，全局九个副局长只有他一个人准当儿地挨刀儿。

“车要换人”的说法是从这儿来的。

三炮儿乐了一大跳之后马上又变得郁闷，他终归是厚道人，他怎忍心眼睁睁地看着朝夕相处多年的程老爷子就这么便靠边儿了。

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老爷子还没下楼，三炮儿心里嘀咕，老爷子心眼一向敞亮，这最后关头不会经不住组织的考验吧？便上楼去敲门。

老爷子在里面脆快儿地喊：“请进！”

三炮儿进得屋来，见程老爷子已完全恢复了常态，就跟啥也没发生似的。

咦？不对呀，一个马上就将回家等着冒烟儿之人咋说也不应该如此从容呀。三炮儿怀疑老爷子有可能是经不住考验，神经系统那个啦。为验证一下，他坐到老爷子对面，说：“程局，咱该下去吃饭啦。”

老爷子正在整理一大堆文件，看样子还真挺忙。他若是说中午不吃饭啦，那就肯定出问题了。

“走，咱这就吃去。去翠竹园，就咱俩——我请你。”老爷子边说边起身拿包。

这，这是咋的啦？看来还是有点那个了。

三炮儿知道这种时候最好不要劝，越劝疗效越差。他咋说就咋办，跟着去翠竹园吃去吧。

老爷子已经订好了包房。这翠竹园是西六沟市最排场的馆子，平时局里谁要是到这儿来吃饭，程老爷子知道了准骂他败家。

老爷子平时不喝酒，他也知道三炮儿亦不好这个，但他叫服务员上了两瓶啤酒，说是要和三炮儿一人喝一瓶。三炮儿心里没底儿，盯着老爷子的脸，搜肠刮肚地掂量既能感人肺腑又真有疗效的硬词儿。然而，离开了女人，三炮儿一切灵感都不在服务区。这要是对面换上一个小娘儿们，那三炮儿的小词儿不滔滔江水才怪。

程添端起第一杯酒，双手。神色肃穆，祝酒词如下：“三炮儿，程添我还不至于被这么点事儿就给弄疯了，所以我下面说的不是疯话。你知道我开完会为啥心情不好吗？去年明明说我们这一拨儿能干到五十九，可今天却说变就变了……有一件重要的事我本来计划两年以后再办来着，这么一整，今天就得着手办这件事……太仓促。市里真不讲究，早点通知一声嘛。”

三炮儿悬着的心落了地，爷们儿真没疯。

老爷子刚才那一句“三炮儿”，让外号的主人生出海啦感慨：唉，人之将退，其言也真呀。许多年以来，“三炮儿”这仨中国字还是第一次从程添的嘴

里说出来。

“在环保局这么多年，你风里雨里地侍候我，我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就应该是你。来，爷们儿敬你一杯。”

言毕，老爷子一仰脖儿，咕咚咚几下子便喝进去了。

有啥说的，喝呗。三炮儿龇牙咧嘴地把自个儿那杯也喝了。喝完后想继续找词儿说几句谦恭的话，未等开口对面程添又发话了：“三炮儿，我虽然不擅喝酒，但这一杯啤酒还不至于把我给灌醉喽。所以我下面的话不是酒话，你听好了。按今天的新说法，我剩下的时间只有不到一个月了，我必须抓紧把那件事给办喽，不然可就来不及了个屁的。现在，想知道那是件什么事吗？”

说到此处程添冷不丁地打住，两只眼睛在花镜后面炯炯地盯住三炮儿。

那眼神之中有几分诡谲。

“知道也行不知道也行。你愿意说就跟我说说。”三炮儿心说老爷子可从来不这么卖关子呀。

“我从来都努力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这个目标看来是永远也实现不了啦。但我还有机会让我的个人生活不留一丝遗憾——听懂没？没有那件事的人生便是不完美的人生。以上的话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也只有你一个人能帮我的忙。”

眼神中又添了几分游移。看来眼神的主人对上面的话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眼下就是借给三炮儿两个G的智商哥们儿也猜不出那能使人生变得完美的事儿究竟是嘛玩意儿。

“说呗，咱爷儿俩还有啥不能说的。要是能帮上你的忙儿那还不是我前世修来的造化。”

好听的谁不会说。

“够爷们儿。那我可就说啦。听好，那件事是……不行，咱把这杯酒干了再说。”

咕咚咚，老爷子又干了。

老爷子还是有点反常，三炮儿边想边又龇牙咧嘴地把酒干了。

这回该说了吧。别着急，老爷子又把酒给倒上了。每瓶酒正好倒三杯，两个人的酒瓶子都空了。

终于说了。原话如下：“听好喽，你叔我想在退下来之前，身体还干得动的时候，处一个铁子，要年轻的。玩儿一个月就行。”

晴天霹雳，五雷轰顶！

天哪，是不是我三炮儿的耳朵出毛病啦？

……

一直到把最后一杯酒干了，一直到把业已微醺的程添送回家，三炮儿都一直认为是自个儿的耳朵眼儿出了问题。

三炮儿的家在城南老水泥厂的住宅区，破红砖楼，五层，四十多平。

离婚时三炮儿净身出户，每月还得给孩子二百块钱，日子过得相当紧巴。要不是程添和众铁子接济，他几乎到了去工会申请救济的份儿了。局里要在黄金地段建集资楼，便宜到让其他部门眼红，可我们可怜的三炮儿却说啥也凑不够楼款。无奈之下，忍痛将楼号以三万块的价格卖了，然后再添了点钱，在老水泥厂买下了这四十多平的不动产。这也几乎是三炮儿目前唯一的个人资产。

这天晚上，三炮儿、毛蛋儿、铁头这哥儿仨在天池狗肉馆吃了一个狗锅，消费三十二元，当然是三炮儿买的单。三炮儿虽然是环保局一百二十名员工中的第一贫困户，但在这仨兄弟当中咋说也算是富户。

吃饱了之后哥儿仨打着狗隔儿乘着那辆红旗车往三炮儿家去。途中毛蛋儿不知趣地问了一句本车司机早晨已问过的问题，结果招来三炮儿气急败坏的呵斥——“换个屁，车都要换人啦！”三炮儿今天心情很坏。坏得有理。

这一声呵斥让那两位落魄的兄弟吃惊不小，习惯了走霉运的铁头试探着问：“咋的，你也出事儿啦？”

“瞎寻思啥，像你们俩呀，净让人不省心。”跟铁头说话三炮儿可就客气多了。

“没事就好。我说嘛，以三哥的道行，应付这么点差事那还不是丈母娘捏姑爷卵子——手拿把掐呀！”

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毛蛋儿边打溜须边脱下鞋，把臭烘烘的脚丫子往仪表盘上伸。三炮儿终于忍无可忍，骂：“说你八百回了就是没个记性，有个人样中不？明儿个我们领导闻了这满车的臭脚丫子味，我再有道行也没准儿得被炒喽！”

毛蛋儿知趣地收了脚、闭了嘴。

六点半钟，在郑宅那九平的起居室里，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召开了。

会前三炮儿手机上曾有一个电话打进来，显号为“戊”。三炮儿接了，并很严肃地冲着电话说：“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要办，你能等的话就在对面小卖部等我一个小时，不能等的话就明天再联系吧。”

毛蛋儿耳朵尖，听出电话里是一个很甜的成熟女人的声音。这小子怜香惜玉之心顿生，说：“三哥，外面冰冷寒天的，叫人家等着也不是回事儿。不如叫她上来吧，她在里屋等着，咱在外面商量事儿——”

“闭嘴，我看你是多日不见腥馋疯了吧。还商量事儿——你们那些埋汰事

儿还怕知道的人少呀!”

见三炮儿又翻脸，毛蛋儿嘟囔了一句：“好心赚个驴肝肺。”

好，会议正式召开。由铁头主持。未做记录。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通报前期铁、蛋二人的业绩（或称遭遇）并共议三人今后的中兴大计。

第一项内容，由毛蛋儿通报遭遇。毛蛋儿虽嘴唇子和舌头均不太利索，但甚能捅词儿。也难怪，哥儿仨当中唯他学历最高——高中二年。以下是其发言原文：“两位大哥既然信得着我，那我就把近期的工作汇报一下，说的不全的铁头补充，不对的三哥批评指正。

“自打调到技术监督处，我可是十二分的满足。这个活儿权力贼拉大，并且这咋说也是组织上对咱的信任，不好好干也对不起组织不是？于是我便很满足地好好干。铁头这个时候做我的思想工作，说、说我这是小富即安不思进取，骂我是一辈子受苦的命。我架不住他撺掇，便和他论证，最后终于论证出了一个项目。

“啥项目呢，挺复杂，不细说了，反正项目上马不长时间纯利润就造了十多万。要不是铁头穿了帮……唉……最后还是铁头高，要不是他临危不乱力挽狂澜，这会儿我们哥儿俩肯定得蹲看守所里吃窝窝头了。

“就这样俺哥儿俩被降职使用安排到锅炉房来烧锅炉了。”

毛蛋儿说完后主持人铁头问：“说完啦？”

“没完，我还有一句相当重要的话要说。”

毛蛋儿小细脖一梗，挺激动。

说实话，在场的三个人当中还就毛蛋儿最像个好人，小人儿除衣服的质地差点劲儿，全身上下再挑不出一处二五眼的地方。那细溜儿的身板、白净的脸……特别是，那白净的脸上还架着一副很有学问的近视镜。

“我虽然不是啥好东西，但我现在正式宣布，从今儿个起，我毛蛋儿再也不干犯法的事儿了。”

“呸！”毛蛋儿话音未落，铁头便整了这么一声。

他好像很好奇似的盯着毛蛋儿看了老半天，说：“毛蛋儿，咱哥们儿这么多年了，谁裤裆里夹了几个卵子彼此都非常清楚嘛，咱谁跟谁也用不着装屁。听你刚才的意思，好像是在说你是良家妇女，我他妈的倒是逼良为娼的老鸭子？还‘不思进取’，忘了你央求我想办法整俩钱花的事儿啦？这要是我说你硬把我往火坑里拽你干吗？少扯这外国六！这公安局还没找上门来呢，要真找上门来，你小子还不得拎着我的人头去请功呀！”

主持人气急败坏如此，会议如何开得下去。